

北史

卷八十七之九十



31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 | | | | | | | | | | | | | | | | | |
|-----------|----------|----------|-----------|-----------|-----------|----------|-----------|-----------|----------|-----------|-----------|------------|------------|----------|----|----|----|
| CM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 Lab D50 2 | 95/0/2 | 81/0/0 | 66/0/0 | 51/0/1 | 35/0/0 | 20/0/0 | 29/19/-54 | 55/-39/33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50/-28/-29 | 73/19/68 | | | |
| | 38/14/16 | 66/16/18 | 50/-5/-22 | 43/-14/21 | 55/-9/-25 | 71/-32/0 | 62/34/60 | 40/9/-43 | 52/48/17 | 31/21/-21 | 72/-23/57 | 50/-28/-29 | 73/19/68 | | | | |

北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七

哈爾濱市圖書館藏
漢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郡右春坊中允監國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子神

張赦提趙霸 崔暹 邱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夫為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

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
人缺缺文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
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
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
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義悖禮郅都審成之倫猛氣奮
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
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
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懼其毒
凡所莅職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
避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

其所管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
除猾殆與郅審之倫異乎君子幾之故編於酷吏魏有
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
楷齊有邸珍宋游道盧裴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
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
今檢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游道盧裴畢義雲庫狄
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于洛侯代人也爲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
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
隴客刺殺人王羗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

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胃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
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
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
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嘗刑人處宣告兵人
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成侯泥率勒禁中
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
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
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
薦之轉爲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

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
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
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
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
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
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
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
以付洪之遂號爲獻文親舅大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
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

爲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羗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搃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

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渴郎羗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羗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徵時妻張氏亦聰強婦人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之疎張氏亦多所產育爲兩宅別

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疥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衣幘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

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略以氣尚爲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尅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爲公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勣齊受禪例降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武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爲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獻文怒之拏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爲遊徼卑將前後擒獲殺之略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旣

見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

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不妻恃不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當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命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

之下當爲仇讐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
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
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
居官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於滎陽潁川
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
遷南充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污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
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卽真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
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恠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
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

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
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
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
暹爲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
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義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
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子瓚字結珍位兼
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姊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
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邱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州
鎮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爲葛榮所

吞珍入榮軍榮爲介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
從齊神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封上曲縣
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爲州人所疾苦後兼尚
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攜等解
東行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至於土人豪
族遇之無禮遂爲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
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仕周位渭南太
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
故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

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
爲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
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
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
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
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父之不得
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
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已立
棒殺之或寮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穿
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

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
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
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
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臥其
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旣是朝廷重臣又
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
乎乃至於此式欬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知
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摠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
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

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隋文帝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
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
柱國遷青州摠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
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然
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
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
爲行軍摠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旣破
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
甲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事平檢校揚州摠管尋徵爲
武侯將軍後除幽州摠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

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
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
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
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槌之人曰前日
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介况有過邪榜捶如舊
榮每巡省管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
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
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
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秕罰之每笞不滿
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
獄禁絕其糧弘嗣饑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
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毒虐又贓穢狼
籍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
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
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
以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州人多怨
之轉幽州時摠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
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鞫囚多以酢
灌鼻或椽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末授木

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隴西詔弘嗣擊之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王侑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

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令剡木爲大楸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楸令其人蹈心於木楸上縛四支於小楸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祇妄皆收繫之北至河間召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

其棺鬻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并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俱殞異術皆斃多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矣

八十七 終

北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卷八十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眭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子灂

徐則 張文詡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遯世無悶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

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案魏書列眭夸焉亮李謚鄭脩爲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贍徐則張文詡爲隱逸傳今以李謚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

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
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
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
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
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
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
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
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
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
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卽還時乘

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託
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哇夸獨
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
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旣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
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
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爲之素服受
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死誰能更容哇夸
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
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
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馬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明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逸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然思其舊居復還山山室亮旣雅愛山水又兼

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旣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子綜殮以衣幘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

如本唯風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
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
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臘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蒼鬱
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
人莫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
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
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
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
寶寅作逆事不行

崔原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八子元齊燕州司馬原少
孤貧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
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
宗之旣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言友時稱
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
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
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於家子曠字祖濬
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
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博律郎太常卿蘇
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

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
爲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贖書
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
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
脫略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三子者豈
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
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
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
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
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
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
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
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贖答曰一昨伏奉教書
榮睨非怕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
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
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
奏陽春誰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
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
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
燕南贅客河朔惰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於慕蘭未

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
况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
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海
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
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宣桃李真龍將下誰好
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
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殞令
名揚脩若竊在下風亦詐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
啓以聞豫章得書資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
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少師俄兼舍人及元德

太子薨以疾歸於家後徵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游
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
四寸著大領衣冠憤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曠答曰
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憤卽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
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
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
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
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曠曰何處有
羊腸坂曠答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
坂帝曰不是又答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

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演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贖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於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贖與河南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琊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大建中。應召來。憇於至真觀。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泣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

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冲玄恬神虛白食松餌朮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

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請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食松餌朮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

但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竟裳羽蓋旣且騰
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在爾可同俗法宜遣使
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
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
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
知所之須臾屍柩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
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令柳詵爲之讚時有
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道
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瑊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文
詡博覽羣書特精三禮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
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
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邀
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
威聞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
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
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
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
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
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

北史卷八十八 列傳 十一
常有醫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詔令禁之遂爲刀所傷
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詔遽遣之因爲隱謂
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
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歎曰
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
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人爲立碑頌
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
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睦耆忘懷纓冕畢志丘園
或隱不違親真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
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詔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沈冥
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
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
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北史卷八十八終

北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藝文術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承德郎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顏惡頭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列傳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毋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強練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玄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祲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禪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

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祲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爲多

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
澹李脩徐謩王顯崔或蔣少遊以爲術藝傳在齊則有
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
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伎傳
在周則有冀雋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
以爲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
蕭吉張胄玄許智藏萬寶常爲藝術傳今檢江式崔或
冀雋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
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
行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

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
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爲慕容垂太
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爲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
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
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旣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
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牯數
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
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
北人語爲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

左右每聞其聲莫不警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
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
並賜死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符堅堅欲征晉
深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爲靈臺令姚泓滅入
赫連昌昌復以深及徐辯對爲太史令統萬平深辯俱
見獲以深爲太史令神麿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
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曠
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
甚備文多不載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

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
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
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
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太史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
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
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
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
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
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
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

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圖
合爲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
異時有所中曾泰中介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
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
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爲筭生博士給事
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
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
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輿將臣到陽翟丸
崖巖沙門釋曇影問興卽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

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
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
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
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
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
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
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
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賣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
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
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

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
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
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
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
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致亦以學
術著名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
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
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
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

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爲行主者佩此
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
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
應第七但提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
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
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
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
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卽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
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
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卽促早上馬遂

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譎令歸之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賣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麤疎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尔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邪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尔朱榮於太

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巳向
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
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
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宮
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
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
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尒
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
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太行臺爲
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爲巳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

王又云欲知避世入烏村遂刻甍爲人象書桃木爲符
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
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尒朱自然當
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
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晉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
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
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
入定州尒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
蓍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
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

北史卷之九 列傳 八
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時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余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家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

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爲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放貴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甕以繩繫之於城巷

北史卷八十九 列傳 九
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於趙崔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到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順興求乞溫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爲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爲答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爲刺

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歧州會齊神武來寇玉璧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獼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

又著白綰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由吾道榮琅琊沐陽人也少爲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

人感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琊山中辟穀餌松木茯苓求長生之祕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勸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爲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隨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沐陽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

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
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耳
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
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
曰君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
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
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詣
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
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
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

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
三尺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墮地惡頭曰更三日當
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兌上天下土是今日庚
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
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爲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爲
乾乾天也故升天兌爲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戊
爲土三月土墓戊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
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爲
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
史及期果爲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

東都逢彭城王介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
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
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
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
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
縛其子詣軍門爲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
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
卒贈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筭術兼有巧思每精心
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筭歷玄妙機巧精微我筭一
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爲安豐王延明
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暕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
舊明筭歷而不爲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暕後還留諸
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筭
事爲二江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歌器地動
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並令芳筭之會
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
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
宗薦之於齊神武爲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

儉質直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
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
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又多所闕涉丞
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旣久吾
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報珽云吾得之
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
術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也爲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
法遂絕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
時學者問蓋天楊雄曰蓋哉不幾也問渾天曰洛下閎
爲之鮮於妄人度之耿中丞名承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

蓋差而渾密也著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
云未幾也渾器曷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
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
爲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
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
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芳以渾筭精微術
機萬首故約本爲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
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曆自以爲長於趙豎何承天
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又私撰歷書名曰靈憲曆
筭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

爲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

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十日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爲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情踈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爲水陳我爲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

曰此行必致後凶直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疆給其馬以行至都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季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季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筭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又有滎陽麴紹者亦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卽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爲大

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
遇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
遵世云坤爲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
遵世若著賞絹十匹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
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我
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
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其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
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
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遷之遵世云比巴作十餘
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卽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

疾按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
爲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
元氏無子長孫爲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
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迴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爲齊神武館客
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
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
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
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
爲定卽義平陵也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

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
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
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
乾之遊魂乾爲天爲父父變爲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
亦如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
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爲儀同隨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
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
會道北垂鼻洩者及文宣卽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祿
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

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金曰亦貴至石勒補曰此
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
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公有反
骨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
惡死今復何慮帝以玉輒爲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
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
以啓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赦召玉玉每照
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廻若過日午時
當得活旣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
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

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羣奴猶極貴況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瓊其婦叔奇弓弓已轉在人處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

貴之表以爲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生人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

陳郡袁叔德以太子闕行博後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

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旣非止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

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期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

其盡家而行又爲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爲吏部尚書鑿

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爲和一開相中士開牒爲開府

行參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祿命也爲館客武成以己生年

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雉十四捷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入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旣而武成崩年三十三
秦毋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神武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鐵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鐵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爲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少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子卽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卽承之矣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遊京邑甚爲魏收崔李舒所重大寧中徵爲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公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不_レ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_レ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_レ風如其言是夜琅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鬣折_レ不堪動詰朝而難作子_レ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飛行沙門同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世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_レ繼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是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曷_レ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

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
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
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
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
踴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
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
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
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
之法 and 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
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

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會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
法和曰檀越有想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
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
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逐
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
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
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
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
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

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
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
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
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
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卽求爲弟子山中
多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
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
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
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
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

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齧袴褶而不落法和使馱海爲蛇
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
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
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
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
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
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
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
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
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

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

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大繩束髻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旣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摠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平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

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遙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憶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因

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 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命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

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
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作淫有司考驗
金寶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
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
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
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旣
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
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
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

鬼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
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
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
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
不怛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
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悅莫之能測
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
相酬答初聞其言略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

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
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
破子若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
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
諸人以逼夫人若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
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
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
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若俄而廢佛道二教大
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
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卽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

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
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
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
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庾季才字叔弈新野人也八世祖潛隨晉元帝過江官
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
有傳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
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
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
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

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郢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頤上

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今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隋文帝為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為箕潁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

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且奏臣仰

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漂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爵爲公謂曰朕自今以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爲均州刺史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熲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張胄玄歷行及袁克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克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

家訪焉仁壽三年卒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言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詈之徒雖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隋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懿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而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

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素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旣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

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
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
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
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
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筭歷
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
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
數人廬於巖下以爲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
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五口拘逼而來不知所稅

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爲官奴久乃
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
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鑿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
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
卽位漢王諒反帝問之答曰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
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
同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
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自是帝甚異之數加賞
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時莫能聞
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技巧絕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闈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文帝配詢爲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卽位進歌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

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隋文帝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旣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

陛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於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部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

已有付屬未幾遂摠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棹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覆亡歸於魏爲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

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
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
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年
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
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卽在朔旦
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
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
卽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
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
申之日卽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

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日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
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
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
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
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
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
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
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
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
至陽始郊天之日卽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

祀地之辰卽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
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
之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黝鼠
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
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
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於時
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
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
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
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

年一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
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
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
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
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
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
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
當冬至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
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
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

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字來去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逞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一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

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
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羣女子抱之可
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
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爲
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
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
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
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
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
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

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
三店爲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
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
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
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其言隱者姓名容狀上
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竒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
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愆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
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
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
壽終

北史卷八十九 列傳 三十一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
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宮至上儀同
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
錄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
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二十卷
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榮陽人也隋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
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歷
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
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

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
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勃海裔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
嬰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侍曆事時輩
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
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
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折之暉
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
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
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

時落下閏改顯項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
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
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曹玄所謂歷法
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
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
劇歷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
一度曹玄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
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二年却
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生初明
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歷有陰陽轉

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割開此數當時術者
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曹玄以爲加時先
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
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
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
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
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
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一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
至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交限
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曹玄以

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
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
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
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卽爲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
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黃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人
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
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
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玄
候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
三十許日卽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卽均加二十九日

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
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
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吉
歷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玄積候知辰星一
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卽如辰星平
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卽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
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
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
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
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

卽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卽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胃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胃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卽爲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蝕旣其應多少自古諸書未悉其原胃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畢盡以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使盡故其蝕乃旣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胃玄所玄蝕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胃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胃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官

曹

書

北史卷八十九終

北史卷九十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德郎有春坊中允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周澹 李脩

徐蹇從孫之才 王顯

馬嗣明

姚僧垣 褚該

許智藏 萬寶常

蔣少游

何稠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為太醫令明元
嘗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
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

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諡曰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効徐克間多所救恤亮大為聽事以舍病人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元元孫隨畢衆敬赴平陽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當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

針藥多効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脩詎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逮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徐謩字成伯丹楊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謩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因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謩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

於脩而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爲王公不爲措療也孝文遷洛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師嘗欲爲孝文合金卅致延年法乃人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嘗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詎省有大驗九月車駕次於汝濱乃大爲嘗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嘗於上席遍陳餽觴於前命左右宣嘗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褒美以嘗爲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內呈諸親王咸陽王禧

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嘗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感感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帝崩後嘗隨梓宮還洛嘗常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鬚髮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靖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東莞太山蘭陵二郡太守子雄貞外散騎侍郎醫術爲江左所稱事並見南史雄子之才幼而雋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言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

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爲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嶷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鸞領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楊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眠帕出房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二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爲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歛

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一年至洛敕居南館禮遇甚優嘗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闕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爲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曾加黜陟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勳貴

臣咸云關西既是勅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阼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卽徵還旣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緹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恠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勿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緹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緹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

才弟之範爲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緹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恠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勿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緹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緹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爲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

有以骨爲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爲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

附籍兗州卽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爲左僕射士開爲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旣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踈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十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坎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

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爲師公之才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之當爲之也卽答云卿姓在上爲虐在丘爲虛生男則爲虜配馬則爲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卽應聲云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逐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者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

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送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之應之才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茂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齟牙問諸醫尙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

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陽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諡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郟人王朗之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

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爲日所逐化而爲龍而繞后后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謩及顯等爲后診脉謩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侍御師宣武自幼有微疾顯攝療有效因稍蒙眊識又罷大輔之初顯爲領軍於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

皆得人於是衆議喧譁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建上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上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曹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字寵振當時以營療功封魏國縣伯及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旣蒙任遇兼爲法官恃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寃直閣伊益生以刀鏃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子曄尚書儀曹郎中懼走後被獲拷掠百餘宅沒於官初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

巷相去數十步世以爲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爲諸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勿爲吏爲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卽位受璽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又顯未敗之前有媪卜相於市者言人吉凶頗驗時子曄已爲郎聞之微服就媪問已終至何官媪言君今旣有位矣不復更進當受父寃並如其語馬嗣明河內野王人也少博綜經方爲人詠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爲其詠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

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
並侍宴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
一郡楊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
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
卒楊情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爲楊情
所重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鴉鴨卵大猛火燒令赤
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
搗下筵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爲通直散騎常
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双俱出身
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爲灸兩足

以上各二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
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
名醫多尋榜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爲之
療問其病由公會以手持一麥穗卽見一赤物長二尺
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卽覺手臂疼腫月餘日
漸及半身肌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卽
爲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
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
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
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爲其所輕

姚僧坦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
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疥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召
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坦幼通洽居喪
盡禮年二十四卽傳家業仕梁爲太醫正加文德主帥
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
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
府中記室參軍僧坦少好文史爲學者所稱及梁簡文
嗣位僧坦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坦赴荊州
改授晉安王府諮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
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

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
也及魏軍剋荊州僧坦猶侍梁元不離左右爲軍人所
止方泣涕而去尋而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坦燕公于謹
固留不遣謂使人曰五年衰暮疾病嬰沉今得此人望
與之偕老周文以謹勳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
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
京請僧坦省疾乃云自暑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
復自持僧坦卽爲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卽解次
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疼痺猶
自孱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坦曰終待霜降此

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峯先
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決
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
不與大散相當卽爲處方勸急使服便卽氣通更服一
劑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瞶亂
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
終當不死爲合湯散所患卽療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
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
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
殺樂平雖固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

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
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
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對曰臣準之常人竊以憂懼
帝泣曰公旣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
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敕停朝謁若非
別敕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
言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爲諸
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
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未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
州帝已痊復卽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

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
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何如
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
一全尋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垣療
之其疾卽愈及卽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爲
姚公有之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
之辭非爲貴爵之號朕當爲公建國開家爲子孫永業
乃封長壽縣公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
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
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全

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帝
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
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誠衣恰入棺朝服勿歛靈上唯置
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宮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
醫術高妙爲當時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紀聲譽旣盛
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効
者爲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南
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
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爲學
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爲憲所禮接

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他家比也勿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告請効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爲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瑋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榜

訊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爽死後該稍爲持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

極時號名醫誠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常侍陳滅隋文帝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詎脈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癘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竒其妙賚物百匹煬帝卽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輦迎入殿扶

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効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爲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王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尙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妙達鐘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

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

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鐘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有著

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
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
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
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
皆心服謂以爲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
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
安公言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
曰此曲與白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
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

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
都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
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
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爲業
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
允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冲
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
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
唯高允李冲曲爲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密宴謂百

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
被引命以規矩刻績爲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亦不遷
陟也及詔尙書李冲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
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
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効
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
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脩船乘
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
湖泛戲舟楫之具及華林殿詔脩舊增新改作金墉門
樓皆所措意號爲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

以剗剗繩尺碎劇忽忽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爲之
歎慨而乃坦爾爲已任不告疲耻又兼太常少卿都水
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諡曰質有文集十卷餘
少游又爲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
而卒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孝
文時青州刺史候文和亦以巧聞爲夏舟水中立射滑
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翫笑位樂
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明帝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
關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
爲匠也始孝文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齊

齊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竊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第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餘遇江陵平隨安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隋文帝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貞外

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爲亂詔稠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與從者四人爲設酒食遣之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及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帥李大檀並平之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竇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約入九月

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率上
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約
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
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
我訖卽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
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與宇
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
昵上疾篤謂稠曰汝旣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好安
置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
上因攬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

業初煬帝將幸揚州敕稠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
江都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
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
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
胡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覆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
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
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
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風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
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
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

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
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
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
乘鈞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
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
尙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
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
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
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
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

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爲
工部尙書及敗陷於竇建德復爲工部尙書舒國公建
德敗歸於大唐授少府監卒又齊時有河間劉龍者性
強明有巧思齊後主令脩三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顯
及隋文帝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
都之始與高頴參掌制度世號爲能大業中有南郡公
黃亘及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亘少府將
作於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
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亘位朝散大夫袞
散騎侍郎

論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幾於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李順與檀特師由吾道榮顏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毋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強練庾季才盧大翼耿詢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胄玄等皆魏來術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

益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於筮策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與檀特之徒法和強練之輩將別稟數術詎可以智識知及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厚蒙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生靈所資嗜欲咸遣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是經國之用乎周澹李脩徐謩謩兄孫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坦褚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而僧坦詎候精審名冠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方皆為令器故能享肩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運針

石百載可稱寶常聲律之奇足以追縱牙曠各一時之
妙也蔣何以劖劖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以相術稱金所闕也

北史卷九十終

